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九

明 吳寬 撰

序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成化改元之歲翰林陳先生居太夫人之喪于家時朝廷方修英宗皇帝實録詔起先生于衰絰中俾與編摩之列先生受詔乃言曰君命當不俟駕然喪三年中制也敢不及況日月有時舍是無以用吾心敢有後悔遂

上章以終制請言甚懇切不報章再上懇切益甚卒獲
可君子謂上可謂不奪人之親而先生亦可謂不可奪
親者也何其盛哉於是三年之喪畢矣先生曰嚮也有
吾母之喪可止也不可不止今既復常矣况嘗被君命
可行也不可不行行止中乎禮而已即治裝將北輮疾
驅凡為親若友謀所以送之者以寛嘗汛掃門下也屬
書其事寛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故先王定
為三年之喪者非以此為足以報其親也特為之限而

無過不及耳然自世之人以奔走承順為忠者率先短之自以為當然而不疑此豈或有一道邪蓋嘗觀諸子夏問于孔子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非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非也噫使孔子非知禮者邪不必從其言也孔子知禮者也言其可以不從乎況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夫人既不能行既使行之亦不過强焉耳欲求其哀之真發于中得乎固有若三易衰如魯昭者焉食蒸豚如晋阮籍者焉

沐浴佩玉如石駘仲之庶子者焉若此者雖謂之不能
行可也今先生獨斷然行之一主于哀不愆于度豈有
意於行古之道矯今之弊哉亦曰發于中之不能自已
耳則先生不可謂之孝乎夫孝非細行也不特覲子道
將臣道亦於是乎出故寬於先生之行也因始終言之
若夫一時親友之在祖道者其名氏則列於左方成化
二年閏月既望序

送琓上人序

古之人幼而學于家學成矣於是出而仕以行所學而沛其功業於時及功業既就則奉其身以退其出處進退蓋各有時如此後之人固有能然者矣其不然者亦不可勝數學未成則求仕既仕矣惟富貴利達之所究心又不知所退幸而有一二退焉者非其民迫而逐之必其上之人厭而棄之又非其志之素也何也古之人所以知仕而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潔身也由其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瞭然也後之人所以知仕而不知退者

非其既仕而後貪位也由其無所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寘然也是固不足怪也然亦未嘗不爲之深慨焉上人文琬爲人介而通和而莊嗣其師璽公住郡城之寶積寺修舉廢墜不遺餘力且月必一執麈尾爲里人講佛氏法有不善而革化者亦多矣蓋二十年于此一日語其徒宗文曰吾老矣城西洪範院吾少受業所也將即此歸隱焉若夫講席汝其嗣之其徒與父老留之不得乃來乞言送之予聞昔宋有懷璉者居黄州安國寺

為僧首久之當賜號欲謝去有留之者璉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蓋嘗取重於眉山蘇長公若上人者其亦璉之徒歟佛之法非吾之所知豈其於吾道亦嘗知所學者非歟是何其出處之善也士大夫固有媿其人者矣夫出處之善吾黨之事也求於吾黨之士而不得而反得於彼此予之所尤深慨者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序

贈戚用美序

今年秋予妻之兄陳汝中嘗病求治于用美用美一見
即得其疾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死如此治可以少
生如彼治可以速死既治之而汝中遲其效竟飲浮屠
藥不及四日死予固咎汝中不善擇醫而亦竊歎用美
之醫之良也他日有王時彥者來曰日者吾妻有疾謂
不可治者幾醫矣獨盛先生以為可治治之而愈而吾
無以為報也念昔方技士其名氏焯焯在人者由有史
傳可以考見則文章能永人之傳信矣敢有請于執事

予既喜時彦之於醫善擇而益歎用美之良于醫也遂
諸之蓋吾吳中之醫無慮數百家其術吾能言之大略
依古方專已見而已然古方有窮盡人之病則夥已見
多淺薄病之理則遂宜其治人之病什不得其三四也
其最知名者處方立見可謂超於數百家者矣然或能
聽而形色不可辯或能視而聲音不可察則於古人所
謂望聞者已不能兼之矣宜其治病什亦失其二三也
今夫用美年甚壯視明而聽聰尤喜問學於古聖賢載

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資級以起天下之廢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然醫之理奥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辯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予序其事既以贈用美亦弔汝中之失而賀時彦之得也

游陽山詩序

吳城西北山之可望而見者曰虎丘曰陽山虎丘近而小

陽山遠而大近則易至小則易窮遠大者則皆病之故吳人於虎丘歲率屢游而陽山未嘗有足蹟焉成化丁亥夏四月十八日鄖陵周京元基始約諸友游焉翌旦至者七人不至者三人水行至日昃乃登陸步三里許始至則攀援以上歷嶮巇躋阻隘及山之半而力已疲矣山之勝處至是已得其大畧而游興方發不可已遂連步再進得巨石離坐其背相與指顧之則見夫羣木之杪大澤之濵錯青疊碧隆然、卧屹然、立衡然、起者蓋

莫非吳之山也噫茲山之遠大始以為至矣惟身履其地則遠者大者猶自若而向之所謂遠大者一旦皆廢豈非以向之所見者近故近者可以為遠處者小故小者可以為大乎予于是而悟夫學焉測之而益深索之而愈廣者學也彼方及于近小而遂以為已至者非妄乎知其未至而不至者又非畫乎此皆吾輩之所當知也苟知之則茲山豈徒游哉同遊者既各為一詩以紀歲月俾予序其首予故僭書其説如此抑吳之山可遊

矣求其名天下者如岱華諸山其遠且大猶有甚於今日所見者予將從此而去徧探歷覽以窮其力之所至不知亦有從予游者否乎雖然豈徒遊哉

贈周元基序

古者以巫醫竝稱醫果賤術乎哉然而辨五色審六氣本之以七情兩之以九竅要非儒者不能通醫非賤術也明矣故世之能通乎此者命之曰良醫曰良醫雖與儒竝稱可也不能通乎此者命之曰庸醫曰庸醫雖與

巫竝稱亦可也夫儒與巫髙甲固懸絶矣醫者髙或可以並乎儒甲或不可以竝乎巫亦係乎學不學之故歟元基之醫上師其父菊處先生而子儒家亦無所不窺謂之良也固宜雖然爲儒而兼乎醫斯謂之通儒爲儒而止用以資乎醫謂之良醫可也謂之通儒不可也元基其亦使人不謂之良醫而謂之通儒可乎元基之醫數有奇驗若治周君性之之疾其一也因性之之求言爲贈吾故有是說云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國朝之制郡必建學學設官五人其一人握印謂之教授教授坐一堂諸生百數人皆郡之俊秀旦暮以次受業進退俯仰唯謹士而得爲教授亦榮矣然教授秩九品亦未有初授而至者縣必由教諭州必由學正然又不徒限以歲月其諸生登貢亦必有定數焉九載而無一人或有之而其數不盈皆貶秩故往往有終身不遷者士而至爲教授亦難矣若夫官不由州縣勞不限以

歳月績不考乎貢士之多寡一授遂至是職而其為職
旦暮受業者又皆帝室之懿親藩府之華裔非若郡之
俊秀所可比倫其得之既不難為之而益榮惟吾蘇湯
君以修為然君少以明經踐塲屋不中去之秦久之藩
府知其名方岳敬其行相與薦于朝因有是命其拜官
且踰年矣去年偶以事過家留數月將復之官友人夏
德輝率能言者賦詩贈之而屬寛為之序寛聞昔之稱
醇儒者在漢曰董仲舒一人而已矣觀其對江都王之

言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旨哉斯言寔萬世之至論非特有國者之所當知也令賢王子孫睿智夙成過漢宗室遠甚涵養匡輔之功固不假乎人而君則不可不以仲舒自處以仲舒自處豈在他求哉道誼功利之間公私之所由判也朝以道誼而勸講勉其所以正所以明夕以功利而入諫戒其所以謀所以計夫然後能舉其職矣若曰是職也得之既不難為之而益榮褒衣危冠出入王門以自詫于人此庸衆

人之所為也曾謂君為之乎夫以言相規者朋友之情也寛辱在朋友之後故敢以此言為君規成化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今之世號為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茍不出此則群笑以為不工盖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為人所棄也而司

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失其意雖工輒棄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于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為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科第為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

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于其下而還其文于古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遊於南都有年矣其

為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蓋予所謂出羣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大學暗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于司寇公將就試于其鄉諸友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簡首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取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

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真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為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于翰林固嘗有意于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驗焉予之年先于仲瞻而學視仲瞻為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于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為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于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

為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蘭舟詩序

古者大夫乘車漢太守車特駕五馬無所謂舟也然又曰大夫方舟則又無所謂車者豈非陸行必車水行必舟隨其地而然歟吳故號水國城中曲港繚繞如帶其外則長江重湖望之渺漫不知其際故出者必假舟以行番陽丘侯來為郡守淵逵爽朗大見設施士識其心民賴其政間出郭省耕斂問疾苦乃造為舟舟之制其

外如軒其中如堂其後如樓有牖可以瞻望有席可以偃休圖書筆研外有蘭一本盎于座間盖侯之所好也故號其舟曰蘭舟侯既自為之記士大夫為詩以詠之者數十成化甲午侯述職上京寔乘所謂蘭舟者未至使人持所為記視某且請為之詩序某郡人也繫官于朝嘗恨不得承侯下風雖每得其政而道之然特其蹟耳今幸得其文以讀則侯之心於是可識矣盖蘭草類也易以喻同心之言離騷以擬孤臣之節禮以述佩服

之用本草以著起疾之功故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以蘭之有德有用為善人之類也侯之心其可識矣夫蘭非善人也似善人者也以其似善人而猶好之況真為善人者好之當何如耶侯之心益可識矣侯既惟善是好則是蘭植之廳事可也齋廬可也而復植之舟中吾又知侯好善之心無處而不在也昔者孟子聞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門人以其強與有知慮多聞識為問而荅以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吾

又知侯不足于一郡之治也不終于一郡之治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在蘭舟哉其在蘭舟哉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由金華至金陵水行千餘里順風揚帆不數宿可至非必供職役服商賈而有事于兹者皆可游也九州之地不能兼美文物之盛者或不足于山水山水之奇者或不足于文物而金陵固天子之都也海内文物於是乎聚而鍾山石城長江秦淮流峙而被帶之蓋古所謂佳

麗地也其地美雖遠不可不游况不遠乎章君廷佐金華之宦家也少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之志今年冬來游於兹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叙契濶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讎問難以考其學暇則又相與上下山水間尋古人遺蹟以慨想其事葢留連欵曲者既閲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諸君以予有同學之好且嘗識君乞為文送之莊周有云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夫以見所知而喜則遠遊者其中

固有所不樂耶蓋樂以遊不樂亦以遊窮登覽廣見聞則遊固可樂遠親戚離朋友則遊亦可以不樂今廷佐之遊可謂樂矣欲求其不樂則鄉之知友一旦皆集于吾前而忘其身之去國者何嘗有不樂耶然予聞金華雅多賢凡今日之在太學者皆拔其尤者也拔其尤者於太學金華賢士之野不幾於羣之空耶則廷佐之去國也無不樂其歸也顧有所不樂耶雖然朋友所用講學以資道者道不在人則在乎書書之所載皆古人

之遺言也取友者鄉國天下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已予聞廷佐之先有山堂先生著述甚富其曰群書考索者倘無恙廷佐試歸而讀之將有餘友矣亦將有餘樂矣

送陳起東教諭寧德詩序

自予入鄉校為諸生一時所與遊者百數人起東最善自予為諸生即知取友至于今日所善十數人起東最故予既獲友起東以相講習以相辨論以相責望而箴

規出焉入焉無處而不同朝焉夕焉無時而不同未始
有離群之歎一旦起東領鄉薦分教濟陽於是別去迨
浙省校文之便始獲一見蓋十年于此矣明年起東有
寧德教諭之遷南行過家而予已入南雍于是不相見
者又當十年噫十年後其果見耶蓋起東今已食禄遠
方而予亦為朝家之所儲養以待任使者宦途四違惟
所命之令年燕明年越吾不得而知令年秦明年楚吾
亦不得而知事之近者且不知況欲知其事于十年後

耶則吾於起東之别安得不爲之深慨雖然人情爾士
君子之交道與義二者非以留連徵逐爲也吾與起東
昔日之所講習而辨論者尚能記憶乎所責望而箴規
者尚能持守乎能記憶則於道義也不昧能持守則於
道義也不廢若然則起東雖在萬里外吾猶見也苟昔
之所已明者今或昧之昔之所已行者今或廢之則吾
與起東雖同在一堂之上猶不見也蓋世固有友天下
善士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者夫古人去我已遠吾猶能

友之以道義同也況於與之同時者哉況於與之同里而同門者哉起東將之任以吳中士友贈行之作寄予曰予宜為序予觀諸詩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古詩人意也予於起東最故且善者情不能已矣敢不以禮義終其篇

送陳寺副序

南京大理寺副陳君粹之官大理者三年矣今年夏將考績于天官卿於是太學之士交于君者咸餞之於太

平門之私第酒初行有舉觴以屬君者曰樂哉君之茲行矣乎君以名進士為廷尉屬持廉守公明法意讞獄情得書善最獲超遷可樂君之父母皆康彊無恙兄弟具在而家于京師因得拜其父母接其兄弟可樂國朝之制凡官于兩京者三年獲贈封其親君之父母例受封為宗族光閭里榮可樂以一行而三樂具焉敢以此酒為君賀君曰子之稱我者則過矣愛我者則厚矣雖然知我之樂耳不樂則固不知也顧以復于子問之古

人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受人之託者盡人之職吾雖守一官秩六品然食人之食不可謂不豐受人之託不可謂不重則夫憂人之事盡人之職可不自勉乎乃今歲之春大風拔木雨土彌旬重以旱暘自京師達于齊魯野無麥苗民之流移甚矣天子惻然靡寧思所以弭之者乃者詔兩京慮囚有司亦奔走欽承于下而天意未回民氣未復則吾為法吏者何以自處豈獄之淹者尚未舒耶寃者尚未伸耶抑或失之姑息而要囚亦與

之開釋耶不然豈以是為弭災之故事而不足行耶抑天意不在是而事固有大于是者耶抑以文不以寔而應之者非其道耶吾一不知其故竊惑之然則吾心之樂耶憂耶必有知之者矣衆未有以應寛時亦在坐乃起而言曰衆之所以賀君者樂乎一已君之所以自處者憂乎天下一已之樂私也其事小天下之憂公也其事大是不可以不書雖然君之憂君之自知也非衆也所以賵君也不書可也而食人之食受人之託世固有

豐且重於君者其憂宜又何如則不可不書以諗諸子是乎書

周紳字叔謹序

大司寇太原周公有叔子曰紳且冠其兄仲瞻奉公之命使為紳制字且欲繹其義以為紳朝夕勉寬謝不敢文且下無能發揮于紳而仲瞻則不之舍也乃以叔謹字之而為之序曰古人之制服所以文其身也亦所以謹其身也故首為之冠足為之屨腰為之帶皆所以檢

東其身而不使之曠蕩焉耳是故戴冠於首孰與乎脫冠之簡然而君子必戴冠者惡其首之不謹也納屨于足孰與乎鮮屨之便然而君子必納屨者惡其足之不謹也束帶于腰孰與乎褫帶之放然而君子必束帶者惡其腰之不謹也夫以三者之不可不謹如此使人苦於撿束樂于曠蕩而不冠不帶不屨以為禮焉則是牛馬而已矣尚復有人道乎今夫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為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

便或至于失容失容反陷于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于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以是而推其餘朝則結佩者以佩之長也恐事君之容不謹也摳衣趨隅者以衣之長也恐事長之容不謹也皆收之擁之之類也夫古人之制服也旣各有法而其被服也亦各有意則所以謹其身也可謂至矣紳之爲義庶盡于此而寛猶有說焉盖君子觀乎物則能悟乎理知其麤

則能喻乎精故韅紳之收也則韞匵而藏之之理在是矣韅紳之擁也則卷而懐之之理在是矣韅紳之有事則收走則擁也則深厲淺揭而因時制宜之理又在是矣夫然後道之隱顯行藏事之輕重緩急無一有不謹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徒以物謹其身而必以理謹其身斯于字也稱矣寛閑叔謹力學好徳行將出為邦國之用以接司寇公之武而于王事有所勤也故進以是説云

郁處士輓詩序

元之季刑政大弛天下日入于亂庸奴盜販之徒一旦竝起假名字據土壤日尋干戈以相攻擊民生其時既失所依附往往踐荆棘履塗泥相率四出以苟旦莫活少須臾死葢季世之勢固然也于時紅巾盜起于汝頴閩聲勢揺浙西甚盛處士之先乃自吳東來居金陵之虎口城以假息焉及太祖受命以興剷群雄逐元氏天下復定于一而漸趍于治乃都金陵以建無窮之業既

又邑緣江以北之地徙其民實之而處士之先適在徙中故今遂為江浦人予不及識處士獨識其子太平學諭珍于王允達所珍字君聘始仕為義烏司訓允達嘗師事之而誠服焉者他日允達從君聘持詩一編過我于大學請予書其首於是處士旣卒而士大夫所為輓之之詩也嗚呼方天下之亂斯民殘于兵革父母妻子不相聯屬如氄毛之在烈風中隨所飄蕩莫知至止其禍何可勝言而予亦吳人也先世幸處圍城中得保國

廬以居安知百年後鄉人之去國也已遠乃復識其子孫而與之為斯文之交乎乃復考論其平生而序其所謂輓詩者乎執筆之際不覺為之三歎抑是編之作所以稱處士之賢而哀處士之死者備矣予其鄉人也獨序其所以感歎者而他故不暇悉數云

錢伯啟輓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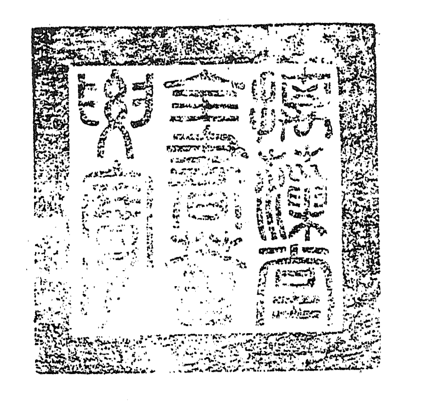
翁之沒數年矣其子朕嘗得士大夫所作輓詩數十篇求為之序予未暇以為及予居京師復以書來請予未

暇以為則意予未信其父之為人也乃復以其友人濮君譽所為事狀顧貳守陳師訓二先生所謂墓銘若表示余嗟夫翁之為人已足徵於其詩豈待此而後信耶蓋士居鄉閭間一旦遇變故為卓絶奇偉之行以驚動人之耳目人固能道其事而傳之至於平居無事孝弟行於家仁禮存於心泯然無所見于施為視之常人耳至其終老以死里之人始相與追念之曰是人亡矣其平生亦嘗忮害我乎固無也亦嘗讒譖我乎固無也然

則非所謂善人乎其貧者則曰是人嘗有以周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弱者則曰是人嘗有意以植我也否則有意于此而力未之能耳其不善者又曰是人嘗有以導我而我未得為善士者自不能用其言耳然則非所謂善人乎於是能言者始出詞章以哀之今世所謂輓詩是也夫稱述乎人于其身存之前或迫于人情于其身沒之後者每得乎公論故曰百年後公論始定是也是編之作雖數十篇而實公論之

所在吾故終序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家藏集卷三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家藏集卷四十

明 吳寛 撰

序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凡有官職于京者三年許歸省其親親沒許展墓其始求省與展者具疏以奏天子下吏部覈得實則許許則給道里費仍限之日月而來盖朝廷故事也凡官于翰林者其人或省親或展墓自閣老院長而下咸作詩以

贈其行至序所以作者之意則以次而為其年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之計盖翰林故事也陳君師召由明經登進士高第入翰林編修國史者有年矣今年秋得展墓之請所以贈其行者亦既成什顧其序文當屬之寛寛以後且卑辭既不可得乃獨于師召之行竊有留之之意盖師召長于經術者也今天子且御經筵近儒臣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勸可阻可因可革凡可以為治道助者師召宜執經以勸講其上不可一日

轂也後生小子游於師召之門者常至數百十人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辨可解可是可正凡可以為學術助者師召宜横經以開道其下不可一日轂也是師召一身兼有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之責者而去之如上下何雖然師召則去矣去則速其來而已矣來且吾有望焉師召莆田人也莆田為邑業儒而攻文者比屋而是故其科第視他處為特盛其舉于鄉者常三之一舉於禮部者常三十之一吾意其邑之長材秀民如

前代歐陽詹者固已畢出效用而盡之于科第矣然而三人同居出處或殊況一邑之人哉吾又意夫長山谷林之間士之積學好古深藏不市如近代陳衆仲者尚亦有若人乎有之幸與俱來得若人而用上可以經術輔天子下可以經術教學者為天子輔則師召之責分矣夫古者人臣之見君也必有所執之贄孰謂師召之來獨無以藉手者乎寬故序以望之成化八年八月

送同年知州縣序

國不能以自給也皆仰乎州縣而州縣之事無不一出於民其大者田野非民不闢以其能耕植也府庫非民不充以其能供輸也甲兵非民不威以其能戰闘也學校非民不修以其能遊習也民之係于國也不既重矣乎然所以親乎民而治焉者則州縣之吏耳故事又無一不制于守令盖民能耕植矣其水旱則自我而恤民能供輸矣其賦税則自我而斂民能戰闘矣其盜賊則自我而弭民能遊習矣其禮義則自我而率守令之係

於民也不尤重矣乎則守令固可謂重任矣而後世乃有不屑為之者何哉夫孔門弟子如子游子賤賢矣未聞辭武城單父之命國君尊矣滕之為國截補之僅五十里令人得如子游子賤已不易得而跨數百里之地而為州縣岸然位乎千萬人之上與古王公等而復不屑為之弗思甚矣上御天下得濟南尹公為天官卿而其亞得崑山葉公莆田陳公三公者相與同心輔政思慎選法謂天子宵旰留意斯民而進士者又天子之所

親擢而留意者也未可煩以他事其以民託之治治有績當請于上而抜用之先是壬辰歲所擢進士二百五十人者具試有司觀政乃簡其人悉授以大州上縣諭以意而遣之衆皆感激奮迅無復幾微不平之意其行也同年友誄所以贈者推寬為之序寬以國之仰給乎州縣而州縣之民處乎田里或以其可虐而虐之則不知其係于國者之重守令之奔走乎州縣或以其可易而易之則不知其係于民者之重遂序其所以重者人

書一通爲贈而其人其州縣則旁書以别之蓋凡上之人統乎守令者於是亦宜重之矣雖然非所以爲諸君贈也彼之重我易我何與我事特患吾之不能自重而自易耳諸君之遊於庠序於入官之法固已飫聞然而同年之情有不能已者試舉古人之成言爲諸君更一誦之惟正惟清可以處已惟公惟明可以接人惟慎惟勤可以臨事必兼此數者而後爲自重也然則上之重我固在于是而我亦不失其所係者之重之實矣夫臺

省廓廟其地甚高諸君既善自為階吾見其升而上也

壬辰之擢寬偶以名數先諸君承史官乏諸君第行俟

德政成寬雖不文尚當執筆傳循吏以為諸君後也

贈王惟用序

王故儒家其醫則出其先光菴隱君光菴當洪武永樂

間以與學篤行沈晦于時時金華戴元禮以醫高天下

元禮丹溪朱彥修門人也光菴與之友善得聞其師之

說間出以治病遂造神妙然尤喜治貧困及方外之士

病固其尤仁也光菴三傳是為時勉先生時勉讀儒書能繼其醫存其仁名益起吳下而延及于兩京惟用則先生長子也其醫之繼其仁之存其名之起而延及者如其父盖先生年既老求以治病者益衆因使惟用代之惟用察病之精論病之當人固謂其稱時勉子而時勉亦曰是真吾子也益使代之家君東莊先生素彊令年春偶失調攝而病作焉寬既竊禄于朝人自吳來者秘不道其實久之家君始書以來曰吾嘗病矣得惟用

治之而愈矣顧吾病非惟用治不愈汝宜為文以報寬
始聞之大驚驚定而喜喜極而感乎惟用者自意不腆
之文不足以為報也而重違嚴命則書以為惟用贈雖
然文果止於是乎哉若昔光菴之醫故姚恭靖公廣孝
嘗為之傳今惟用父子無媿其家學者其奏功之妙吳
下人能談之寬雖不文幸職國史凡技術之良者得書
之異時執筆傳其事使千載之下知有其人其亦庶乎
為報也韓文公云無亦使其無傳焉嗟夫有如惟用父

予使之無傳可乎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昔者東漢之世安陽魏桓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遂隱身不出當時莫不高其為人予嘗竊論之桓之為人則高矣然特未仕者之言也若夫已仕者饕其祿受其爵而又以言為職則人君之事皆吾之事未宜諉之以不可

坐視其患而不出一言以救之也蓋後宮千數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損廐馬萬匹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減左右權豪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去如是而不從再言之可也如是而又不從則吾之責既盡雖去之可也否則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此豈事君之法乎抑在東漢天下之事亦多矣桓雖不用而讀其言吾獨以其知所本也而尤取之揚君舜美河南人也通經學古以名進士拜大行人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之節三

載考最擢監察御史其舊所同官自司正林君而下將往賀之而予同年友張司副来請文于予以舜美已仕者也其奉使而出能知四方之事特其末耳嘗覯漢宣帝以蕭望之出補郡國望之謂上哀憫百姓出諫官以補御史然朝無諍臣且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遂徵入之夫御史令之諫官也以舜美之才之節而使為之不可謂之忘本因舉漢事為言蓋不特賀舜美且為朝廷賀也

樊山集序

前三年縉雲樊時登與予會試禮部告予曰阜嘗輯樊山集成矣願有以序予以未見斯集爲辭既而時登下第去復貽書以請予答之如前日今年春時登再試禮部則挾所謂樊山集者而來予閱之集有內外篇盖其一家之書也內篇載樊氏之述作其遠自漢光祿勲準始外篇載樊氏之事行其遠自漢壽張敬侯重始按時登自序樊氏系出南陽之湖陽始遷河東再遷長安三

遷池州四遷眞州五遷浙東而分常山縉雲二族以為斯集本其家乘而作而家乘又本于史傳而録若新野之曄魯陽之英猗氏之遜廬州之子盖冠州之楫史雖有傳以不載家乘故不得而及則如準如重之遠其為樊氏之先殆無可疑然予觀之集中縉雲之樊自宋翰林應奉江浙儒學提舉萬葬處之城南萬之子杞孫始定居縉雲三傳而為太中大夫江西右叅政敬其間雖隱顯不同皆以德行文學為鄉人所宗則其遠代雖無

重若準已自名家況其有之乎若夫時登以鄉校之秀登于春官其學行之美度越流輩方將率其昆仲子姓出為時用則其近代雖無萬若敬亦自名家況其有之乎夫古者人臣功德之大於是賜姓命氏使之別于後世後世無不姓不氏之人則先世無無功無德之祖此理之易明者也然而歷世既遠宗法不立而又遭值變故至于譜牒散亡雖欲祖其人有不可得而祖者欲次第推而上之其亦强為補緝而已則理雖易明而其事

有難行者矣今樊之為氏實本于樊侯仲山甫集中不之祖者時登之意蓋出諸此抑亦無史傳可據家乘可稽之故耶樊氏依山而居鄉人號其山曰樊山時登因復號其集曰樊山集云

銀爵聯句序

成化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天子有事于南郊明日慶成有宴又明日出内帑白金遣中貴人持賜執事之臣而林君朝信以御史監祀預焉朝信既拜受曰是上恩也

其可以褻召工攻為之爵而銘其尾曰郊賜示不忘也他日出以酧客客亦曰是上恩也其可以褻乃為詩以侈其事有首倡以句者衆次第續之予既在列及章成朝信復强予序之葢君之使臣也有常事臣之在官也有常職惟其事與職皆有常也故其禄亦有常上非過與而下非過受其道當然爾今朝廷歲一郊祀亦常事也而其事則大御史歲一監祀亦常職也而其職則重惟其事與職之大且重也由是有所特予者非私於臣也推敬神之心也夫既由此心而推之則下之受者

又豈敢易其物哉而朝信於此尤致其意不為他器而必為禮器焉其又知所以敬君者歟今朝信既秩滿以才望超擢廣西憲副於是行矣便道得以會其宗族出此爵酌之宗族不敢褻也又得以會其鄉黨出此爵酌之鄉黨不敢褻也及去而履任得以會其僚友出此爵酌之僚友不敢褻也則凡几席之上樽俎之間不必立之監佐之史自無號呶屢舞之人信所謂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儼如立於殿陛之下終其飲而

不敢亂也夫爵器之小者而禮攸生敬攸起其係於人則大也是宜序其詩而播之是歲六月巳未序

愚樂菴詩後序

新喻傅曰川先生以其先檢討公所得士大夫愚樂菴詩示予俾書一言于後愚樂菴者檢討公名其居室而因以為號者也詩凡若干首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既序之矣予復何言孔子曰知者樂愚知之反也以知者之樂則愚者之不樂可知然知與愚述其人者云爾而非

所以自述有人曰吾知人也則未必知徒為誇大之虛言耳有人曰吾愚人也則未必愚適為謙抑之美德耳公之為號所謂自述者則吾見其知而不見其不知見其樂而不見其不樂也名菴之意有可信乎其亦有不可信乎抑公之厚德吾嘗聞之凶歲買田高其直而後取貧人貸粟負其本而復予凡平生所為皆較計毫末之徒之所笑者而公為之終身雖謂之愚亦信蓋世之人刻薄慧察一身之外惟恐有遺利者其心每戚戚而

不安至於重厚質朴渾然若無心計者顧多坦坦而自得豈惟其中之樂而已其澤之流及于後人者尤多可驗公有二子曰瀚曰潮瀚即曰川天順甲申進士初仕為翰林檢討而以其官贈之令陞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潮成化辛丑進士為中書舍人並以甲科進丈行表然為士林之望諸孫亦秀雅不群傳氏之盛蓋自公蓄之此所以為可驗也因序其詩之後而及之

尚古會詩序

浙河之西人稠而力勤地沃而物衆所在聚而為市布縷菽粟以相貿易權衡度量以相較計喧呶上下之聲晝夜不絶欺詐所必至爭訟所由興其勢宜然於此而欲敦禮讓重信義規過失恤患難以復乎先王之世亦難能也哉有能之者自非好古特立不為流俗所移之人烏能倡而成此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人庶幾所謂豪傑者耶海寧之野有市曰長安鎮里人杜文昭輩十有一人當成

化壬寅正月初吉始立鄉約行於里中其條凡七大抵
倣藍田呂氏之法名之曰尚古會同里盛君居于京師
嘉此舉之善也走士大夫告之欲詠歌其事以傳士大
夫聞而亦嘉之輙為詠歌之不辭既成編復走予求序
其首夫謂之古者非成周而上也乎嬴秦去周甚近宜
其俗有先王之遺風然辞語德色之説已見于賈誼之
告漢文帝者則自秦而下皆不足以當古也且古者化
行于上民俗皆美其立法之詳已不可考今獨載於盂

子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數語尚可見之則當時所以為井田者豈徒使其出賦稅以給公上之需而已誠欲其相親睦以保其恒心不至於放僻邪侈而陷于惡也此法既立民既不待自為約而已約於上矣惟約于上則凡受田之家其俗無不同者自井田之制不行約於上者已廢凡民所以自為約也歟惟自為約其俗又安得而同哉昔横渠張氏欲買田行之而未就吕氏之約則又不待

乎田者顧其法廢亦久何意丈昭輩復舉而行之苟使人皆倣其法俗有不美而世有不治者乎夫此十一人者為會于一鄉其事若小然實風化之所在故為序之且以堅其約使不至于遂廢也

贈周原已院判詩序

自予官于朝買宅于崇文街之東地既幽僻不類城市頗于疎嬾為宜比歲更闢園號曰亦樂復治一二亭館與吾鄉諸君子數遊其間而李世賢亦有禄隱之園陳

玉汝有半舫之齋王濟之有共月之菴周原已有傳菊之堂皆爽潔可愛而吾數人者又多清暇數日輙會舉杯相屬間以吟詠往往入夜始散去方倡和酬酢嘯歌談辯之際可謂至樂矣獨原已或時慘然有不豫色衆怪之而予獨知之者盖原已之父菊處先生與其母閻丘孺人皆年近七十無兄弟侍養于家宜其不樂非區區杯酒所能解者今年適南京太醫院之人握印而原已以醫出入禁中且十年上識其為人儒者遂以御醫擢

判院事原巳拜命喜不能自制葢非喜於得官也南京去吳甚邇至是便道得過其家而迎其二親養之無難耳方原巳念其親欲暫謀一歸省不可得豈意得此因宜其樂於是原巳將行吾數人惜其去而不可留也玉汝遂歛諸詩贈之凡與原巳厚者亦皆在焉予於原巳有親交之好因即嘗所同遊樂者書其上以攄噫原巳則行矣其亦樂矣異時一讀此其亦不能忘吾數人也乎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今之舉進士而得者或相與驚曰彼亦與是選耶其有不得者或又相與驚曰彼亦不與是選耶夫合數千人于場屋三試之什一取之其法可謂嚴且精矣其人得與不得宜厭乎衆而復有驚歎之者私議之所在公道之所出此固有司所不能及者也然則前之所謂與選者有其名而無其寔所得特外耳何有於内其人果榮乎後之所謂不與選者有其實而無其名所得在内矣何必于外其人果辱乎余昔兩忝校文之列自謂能得

士至所失亦不少焉嘗以是愧于心若吾友施君煥伯乃有司之所深愧衆人之所尤驚者乎煥伯少游郡學遂領鄉薦自是試于春官輙不偶凡二十年于此今歲始從吏部選得同知許州噫即煥伯觀之謂每試不失天下士其可信乎謂盡得天下士其亦可信乎且塲屋所試特文藝耳故衆之所驚歎者亦惟在乎工拙之間若古之賔興以德行為先則未必于紙上數千言之間而知之者此又有司之所不能及者也自予為童子與

煥伯游知煥伯之深者莫如予其為人簡易謙和雖不為竒絶可怪之行然其中實廉介有守欲求其過不可得者許之人尚勿易視之名實之相違文行之相負士之難論也久矣煥伯行得贈詩十二篇予為序其首歸之

中園四興詩集序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

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于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家所謂狂惑譫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于京師承之太史氏四方之人以京師為士林而又以館閣為詞林爭有所求然率不過慶賀哀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為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詠歌者又無從覈其事之有

無漫出數語應之至于中之所欲言者反為所妨而未暇于作常欲峻絶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費君昭齋家貧好學博聞彊記而尤攻扵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憂喜有所美刺一扵詩發之詩成不復篇為之題總名曰中園四興四興者蓋倣杜子美之秋興推而廣之而曰中園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畧蓋昭齋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耳若其造語

雖若近師乎宋然方之令人空疏卑弱熟軟枯淡輙以
晚唐自詫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霽少時嘗習程文
欲取科第以見于世已而棄去賣藥城東一意古學其
學之所至獨予與閭門周庚知之庚既校正其詩非予
誰為之序者

永感詩後序

今禮部有登科録者所以録登進士之科之人而著其
姓名以傳于世也其下則詳系其年貫字行而上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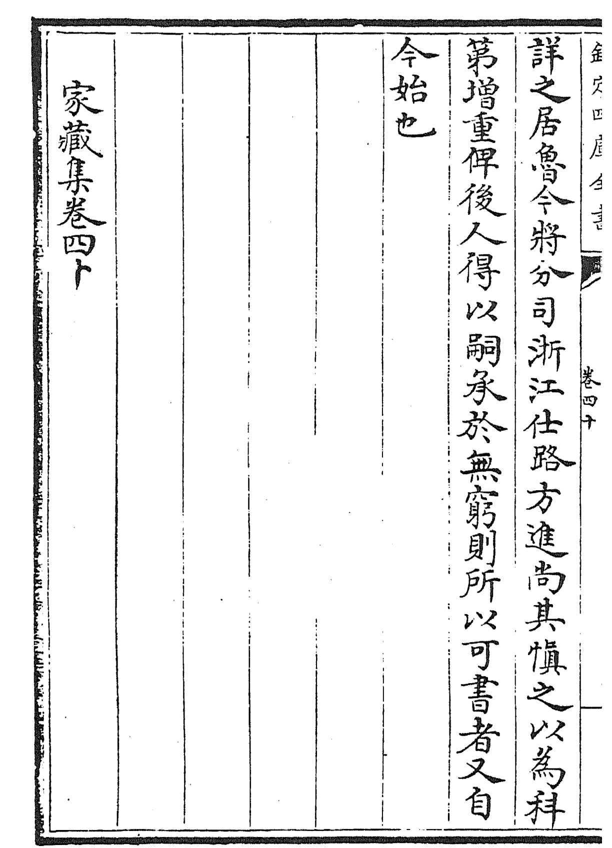
三代於其人曰具慶則衆必以為喜至曰重慶又喜之甚也於其人曰嚴侍慈侍則衆必以為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夫今之士爭以得甲科為榮其所出之存沒他人猶喜之恨之况其子孫所以喜之恨之者當何如耶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慶者視嚴侍慈侍固多然重慶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寧吳君憲之其一也憲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吏部右侍郎晋陵王公既序

之矣憲之以予舊好且同年也俾序其後於是憲之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考最得贈其父教諭府君如其官母錢氏孺人天章爛然賁及閭里所以慰之者甚至葢彼固有其慶者不辱而危之已幸何有于此若君之父母雖沒而被兹恩典且瞑目地下矣君可無恨然白華之詩為美孝子而作者則不可以無序也顧王公已為之予可畧

賢科世繼圖序

成化辛丑予同考天下士得莆田林沂居魯閩之人皆曰是固積學者已而居魯登進士第出為金華推官讞獄明審民不告枉抑予方喜其學之見于行事也又三四年吏部知其名竟召為工部主事適天子新即位上疏言事者再皆切要語予又喜其學之見于論議也自是居魯名益起凡中朝之士無不知有其人者而予亦以昔者取士之得自幸也居魯在閩中為世家其先叔祖諱庭芳嘗登永樂戊戌進士第至天順丁丑其父滎

繼之及成化丙戌其叔父敷繼之蓋今又繼以居魯莆田科第因盛而林氏一門其可見者如此人誰不榮之庭芳終新會令榮按察僉事敷韶州守二世三人循良謇諤之名至今播在鄉里而居魯之賢實似其前人則人所以榮之者非榮其科第也榮其賢耳然而復有為賢科世繼圖者居魯乃以求序於予噫言科第於莆田譬如較斤削於宋魯之地所産皆良無足貴者若其累世仕宦之美不可以不書而居魯則予所親見者乃頗



詳之居魯令將分司浙江仕路方進尚其慎之以為科第增重俾後人得以嗣承於無窮則所以可書者又自今始也

家藏集卷四十

家藏集卷四十一

明 吴寛 撰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録後序

皇明有天下百二十年于兹文教所及無間遐邇士懷負才美以幸際盛世益自磨濯以興於是舉于鄉而來會試禮部者翕然咸集上命文學重臣充考試官而濫及臣寛既竭其駑鈍以從事則卷冊浩穰動盈几案不

可勝校竊歎士之操筆能為文者若是其多信乎世之久治也然昔嘗怪宋蘇洵以文妙天下顧於當時之文若不足其日盛者夫文載乎道道因文而疑不因文而散而洵之言若此豈不以世之所尚者文則所立有大於此者將分其力奪其志及其弊也不幾為浮華之言乎夫浮華之言蕩然無益於世其體裁類非足以惑人是以君子患之今日所取士豈亦有是乎蓋言與理俱勝取之理勝於言取之若夫言勝於理固所謂浮華者

不能取也然世亦有善於爲言疑若近於理者一時亦可以欺有司要之終身不可掩焉今天子仁明剛健圖治方切項因羣吏述職特敕銓曹嚴黜陟之典以治行責成其下甚至聖意所向昭然可識盖以文取士其立法然耳其終以是望於天下乎是科得士三百五十人擇其文得二十篇刻之盖自知貢舉而下諸執事之名氏皆在爲會試録將獻諸朝臣愧無以塞責敢謹序其事于後

贈工部員外郎胡公致仕序

昔漢文帝登虎圈善嗇夫代尉對禽獸簿甚悉欲超遷之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皆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耶文帝乃止夫文帝為漢賢君猶以口辯為能他尚何望哉然當是時嗇夫亦幸不用耳用則或至於僨事如主父偃江充賈捐之揚興之流槩可見已若勃相如為漢名臣已不必論他如周昌石建亦似其為人其忠直孝謹足以補乎朝

廷而風乎郡國是豈啬夫所能及者噫惟啬夫之見賢於人此後世不以才智外見者争指為迂濶遲鈍而不能用用必多浮薄喜事之人而國家忠厚敦樸之風衰矣予同年胡公彦超少而明經淹滞場屋者二十餘年既登進士第徊翔郎署者又十餘年今歲始得從大夫之列命下數日即上章以老疾請所以求去者甚切大臣特知公文學而留之而公不顧也既得請數日即治裝歸其鄉且曰吾惟不能見幾至於今日來者可追吾

已悟之矣噫公何進之遲而退之速也如此方今朝廷清明天下平治公卿大夫以仕惟其時由弱冠至于白首偃然不以歸老為意公何獨求異於人而去耶以其心為有愧耶則公之督治於事皆集而能知其弊以其心為有畏耶則公之操持於法巳守而能免其過所不能者其亦在乎言語步趨之間應對奔走之末而巳矣故能者進而不能者退亦勢之所必至者此予雖愛公之深而亦不敢留公也公出浙東大族所居曰青陽其

地甚勝山溪環合可以登臨中有良田可以耕穫而族之子弟又多好學可以教育其樂且不可一二計與世之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此又不必留公者凡同年致其事而去者僅見公一人予固欲去而未能者因公之別也能無一言贈之

崑山葉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謂不忍忘其祖耶則推而至於百世之遠可也然或無所據則茫昧而不可信其亦從其近者泝而

上之至於不可信乃已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豈特故國為然有家者使文獻不足其亦有所據乎周之末沈諸梁封於葉因以為氏後凡氏葉者必祖之若吾崑山之葉獨不知出於此耶自漢唐以來葉之顯者亦多又獨不知出於此耶故贈吏部左侍郎春之作譜則斷自五世祖秀實府君始其上固不知也則缺之數年其子文莊公蒐輯遺蹟復推至於宋

刑部侍郎逵其上亦不知也則缺之又數年公之弟與
謙訪於松江之族得石本焉蓋始於光祿少卿參自以
為出於刑部之上也至考之舊譜則光祿為刑部之少
子自刑部而下世系尤明遺像咸具且秀實府君舊亡
其名今始得之而與謙甚恨其兄之不及見也既輯成
三巨編而葉氏族譜於是始備乃來京師持示予請序
予受而閱之歎曰何其有據而可信也此豈非文獻之
足乎蓋嘗論譜之作固在乎世系之明而尤待於子孫

之賢賢則不忘本雖遠猶知重之不賢雖父母兄弟且不知重況其遠者乎故雖有可據亦往往棄而不省葉氏之先賢者固多若夫文莊公之賢則近代之所少者其好古博雅於故家舊族猶惓惓焉又況其先世耶然公無恙時每以譜之未備不能承其先志為恨至是猶幸其弟之賢竟克成此此葉氏之後人宜寶而傳之以無忘其功者也昔予初在翰林公嘗以秀實府君事實見示欲予題之自愧淺陋不敢執筆豈意公没後乃序

是編蓋雖與謙之請而亦公之遺意也故卒書之而不敢辭

南安傅氏族譜序

户部主事傅君時舉既仕于朝去其家數年以其族大且遠甚懼後人無以知其所出之原所别之派也寓書于其叔父孔亮伯兄耀宗請譜之譜既成則奉以請予序之蓋傅之先為光州固始人在唐有諱實者仕至威武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廣明間避亂入

閩家于泉之東郊而閩始有傅氏僕射生八子析居仙
游連江長泰而南安則長子左侍禁之所居也其後當
宋子孫最盛凡擢科第登仕宦者不問一再世至故元
稍晦入國朝復有以文行從有司薦起者至時舉遂登
甲科為司徒屬以振其族人而其族復盛矣自僕射至
時舉得十七世悉列于譜中凡行第名諱與夫娶某氏
仕某官葬某地知則載之否則缺之若其行實見于家
傳著于墓銘修于郡志者亦皆附于後其法視歐蘇氏

雖不合然一展閱則數世以來父子兄弟前俯後仰左提右挈藹然如聚于一堂之上所以使其嗣續興孝友之心不以塗人相視者非此編之助也乎時舉又言吾傅氏雖派别不同范文正公云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蓋仙游之派特盛其譜可考惟吾南安已有散居他里如坎井倉前者况其遠者乎固有知肇慶不還如侍禁公六世孫倘之後吾既訪而得之若連江長泰不相通者巳久今幸以公事得便道過之而

躬訪焉他日又將合諸派以為譜而吾之願始畢矣予厚其意嘉其事遂書為序以賛其成云

贈都憲孔公詩序

後世以文武分而為二久矣故逢掖之士業詩書習禮樂茫乎不知兵事者皆是然所謂兵事亦非張弓馳馬以賈勇角技於戰陳之際夫亦運籌建策足以制勝而禦侮耳士既不事乎此及一旦有事顏色萎薾往往為介胄者之所嗤笑或者以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有軍

旅末學之對不知孔子此言蓋有為而發獨不見其為
魯司寇時却萊人以兵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其嘗學
軍旅足可證矣世之為通儒者莫不以孔子為法而況
為其後裔者乎今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公
實出闕里其先在元季有游學江南者遭亂止于姑蘇
遂為蘇人公自為諸生以文稱里中及登甲科為守令
皆在嶺南適其地當寇盜殘破之餘公能以威制服羣
蠻而以信義結之卒使其黨俯首聽從不敢違令遂完

其城郭聚其人民而復其郡縣如故公名既起自是擢居藩臬凡其地用兵公輙往赴而亂者即定朝廷浸知公才可大用乃有都御史之命盖公至是所統益廣任益重而名益盛如都匀黑苗方叛以知公在即相解散已而群蠻愈向化而朝廷遂無西南之憂公於是禁戢官吏休養士卒政治既優乃務興文教先時士人每三年大比輙附試雲南公因建請特設科場如他省例事雖未及施行而論者知邊徼之無警而武備之有暇矣

公初拜都憲時鄉人之仕於朝者喜公之大用也多為詩贈之予與公為同里而相知實深不可無言以序乃為書其首方今聖天子在位臣下有勞于外者皆得召還然未有如公勞之甚而久者則公豈久居于外其將益展布以毗于一人而施及於四夷予吾特書此俟之

潛齋詩集序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為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蓋文皇

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
吳中則有沈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初居
京師稠人中已有儒醫稱然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
院判蔣用文病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孰可代者用文
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朝廷方慎名器俄以
潛得此人以為榮遇後没揚文貞公誌其墓實載其事
以潛有四子曰寅賓宇宙能世其醫不絶宙有子復以
儒顯其伯仲曰杰曰纛相繼登甲科杰守歸德有善政

名授京秩而壽且績學翰林為庶吉士嘗相與謀刻其大父著述以傳顧徒得其詩數十首而已盖以潛為學長於詩初有稿號潛齋集後忽散逸而此數十篇則録之人家者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為恨視此益重之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而多乎乃終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

舊文藁序

寛年十一入鄉校習科舉業稍長有知識竊疑場屋之文排比牽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筆勢拘縶不得馳騖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時幸先君好購書始得文選讀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讀史記漢書與唐宋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頗屬之適與諸生一再試郡中偶皆前列輙自滿曰吾足以取科第矣益屬意古作然既業為舉子勢不得脫然棄去坐是牽制學皆不成故累舉于鄉即與有司意忤雖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迂予

則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選及史漢唐宋之文益讀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詞之法不復與年少者爭進取於場屋間未幾當大比之歳提學憲臣有知予者乃強遣之不意名在鄉解又四年試春官皆不見黜尋登進士第又四年不幸遭先君之喪而歸既免喪理舊篋得亂稿三四編葢自壬辰歳以前二十年間所為文也當時自媿其詞之拙陋而毀棄者甚多此特偶存者耳欲悉焚之不忍因重録而類序之嗟乎予之好黄子厚之好

而朱子之所不好者也錄此不覺赧然

恩榮圖詩序

古者天子之使羣臣自治民行師以至修土功交鄰國之類皆勞事也惟念其勞有宴以相聚會于以樂其心而通其情今見於鹿鳴諸詩是已後世賓興之舉既非古若至隋唐以來士之出於進士科者徒以制策奉對得通於天子天子固未嘗識其人也而其人亦未嘗有一事之勞也輙有宴焉盖重其科如此然未有如皇朝

之尤重者也乃傳臚之明日即賜宴於禮部仍命武臣之尊者一人主其席而廷試執事之臣自讀卷以下皆預大官供饌教坊作樂以侑號其宴曰恩榮盖重其事又如此雖然豈故為是繁縟之禮哉必有意焉無錫陳君文美自為舉子時已有聲鄉邑成化辛丑試于春闈既捷及廷試遂登名第二甲獲賜進士出身既偕同年飲宴如制他日復請善繪事者寫宴歸之圖時自觀覽圖成乞予序其上夫市人以一飯與人必有所望焉非

徒與也而受一飯者亦必有所報焉非徒受也況宴重事而況朝廷之宴之重者乎故重其事則望於人亦重蓋所以警動其心使之自盡焉耳今文美為地官屬已三年惓惓焉惟恐一日之曠其職乃復作此圖以示不忘其知所重者歟其知所以報上者歟其亦可謂有意者歟若曰是宴之賜也常事也醉飽嬉游漠然不加之意雖市人之所不為而謂文美為之乎其或知所以重止於誇耀閭里之人以為一時之光榮而謂文美又為

之乎此予皆知其必不然者故序之

贈孟御史序

凡天下不問邊徼荒遠之地雖庸夫孺子語及朝廷之官莫不知有御史者御史之名可謂著矣朝廷設六部以分掌庶事不相侵越惟御史按行天下自官吏鹽課學校軍政刑獄水利皆得以治或非所治者亦得以論其得失陳其利病御史之職可謂重矣是以古之能舉其職者人主多褒奬之雖以言觸犯亦優容之以其有

益於國者多故耳咸寧孟君世傑早從其叔父成都同知良璧受學學成取科第始仕為桐鄉令循良之政嘗見於旌異之典已而吏部知其才可居内臺也奏請于上召為御史初奉命巡按畿内風聲凛然盜賊斂蹟及出按蘇松等府憲體益振官吏畏服蓋不數月獄訟無稱寃者今年君以考績書最蒙賜敕進階榮及其父母妻室如制於是其同官文君天爵來請言為贈予未暇復及文君出按河南而馬君良玉申請不已噫區區不

文之言何忍為君吝哉盖予蘇人實知君往歲所以振憲體者大率詳明平恕以盡下情不倚勢作威而已自後如君之賢者固多否則直以鞭扑嚴峻之法以臨田里脆耎之民使之無訟亦何難者是可嘅也君既非其人推此以治他事必無不治者彼天下知有其官而不知有其人者何限如君雖使後世知有其人豈特今日而已耶故書以贈之

西涯遠意録序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為一卷而詩
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為多總題曰西涯遠
意録者盖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
以内艱去服滿不起即所居緦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
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惓惓焉趣之
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復其後遂有果哉之歎盖
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為弘治改元國史既嚴有
司奉詔旨入緦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盖其計慮之審

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
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為二公語然
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扎之妙人多得
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
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寛從二公後已久竊
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後同聲集序

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游賞與

夫感歎懷憶餽遺悉發之詩今見卷中者西涯特録已作而方石則有聯句在焉總五十首號後同聲集盖往時二公同在翰林詩已成卷陳愧齋太常嘗以同聲集號之此則二公並以家艱先後終制從修實録之命復聚于翰林相與倡和者故以後云予嘗觀古詩人莫盛于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為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則其言同同則其聲自有不得不同者然君子小人莫不有聲其聲之同亦各

以其類二公平生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于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譬之樂則如鳧氏之鐘薄厚適宜侈弇中度自然無石播柞鬱之病其為聲也真同所謂金聲乎予之鄙陋固不足以識其妙然以是論之亦可謂聞樂知德者乎方石以翰林侍講初擢南京國子祭酒欲别去持此示予曰頗有序則漫應之竟不予舍也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黄巖王君存敬官于刑部者數年其父和州公與其母安人皆老于家而大父南耕翁則益老矣其叔父某因作詩寄之有若得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之句存敬捧而歎曰此弼夙昔之願也弼豈棄兩世之老而戀一官之榮者顧例未得歸耳乃去歲之夏俄有詔下凡朝臣去家六年許省其親衆方為存敬喜而存敬適奉旨往治齊獄及是事畢還朝始克遂願詩老王古直其鄉人也與陳一夔副郎乃即其叔父詩分十四韻歛

詩贈之其間或一韻疊至二三首者蓋存敬之才操非特見於治獄而已其詩名在士林籍甚人爭願為文字交且其一家重慶世所難得而承誥榮歸用以寓予歎羡者亦有在焉王在宋已多顯官令居黄巖山中一姓凡千餘家皆隱于農而所居險阻人蹟罕通大抵類武陵桃源自存敬之先四世徙居邑中子孫復出而仕存敬之歸也又將訪之而兼盡乎睦族之義吾聞之古直云

家藏集卷四十一

家藏集卷四十二

明 吳寛 撰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時中之官于朝也謹重廉正名聲卓然皆曰徐君真古所謂才御史者於是任滿三年都察院自院長而下考其績惟稱至吏部亦然皆有詞以褒美之其同官相與舉酒賀君復走予請文序其事

予與君為同年進士不可謂不知君者旣許諾葢旣久始克為之然君為人之賢亦以久而益信夫自今天子嗣登寶位聖政日新固不可勝紀然其大而要者在聽言而已故天下之逺雖草茅賤士莫不有章疏以達于九重之上其可采者雖苛細之事未嘗不下羣臣議而行之而况為言官者乎夫進言補闕固愛君者之心而盡言招過亦非事君者之體故古之人尤致謹於此而不敢易者若唐陽城為諌議大夫七年始論裴延齡誣

陷陸贄事城固奇士亦必待久而後言者蓋不欲易其
言而瀆告之也其後延齡卒不至相位人謂城之力居
多是以言不易出出則上之人必曰彼未嘗言也今言
之必其言之當行也無弗聽者雖然其人不能平心以
處事正已以格物而徒嘵嘵然以強聒於下欲上之聽
亦難者何也其身不誠自不能感動乎人也吾嘗觀君
子事之大者既與同列取而論之天子信用無不施行
曰彼苛細之事人能言之吾固可免也蓋其老成持重

如此自是君惟不言言則欲弗聽不可得也若君嘗按行畿内清軍政而人不稱冤治文案而吏不敢欺遇事即為不任智數又不必書者君之先為浙東人今居貴州其既考最蒙恩進階而贈其先府君如其官母陳氏號孺人而封其配夏氏如其母云

雨菴宗譜序

言禪者必祖達摩自達摩至于秀于能而其支已分又自能而後為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諸宗而其名遂

立盖聞之其徒云爾夫人一也則心亦一也禪學者明吾心而已今分支立名以自别如此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雖然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如昔人所論者其流弊亦不少也諸宗遠者至十八傳而絶近者六七傳而絶惟臨濟久而獨傳於天下在國朝宣德正統間有高僧曰祖淵江西人也自閩之雪峯寺召至授官至僧録司右善世一時恩寵既加四方之人因其嘗所居地稱之曰雪峯禪師而不名裹糧相從爭願出門

下其徒既盛於是師製二十字使世世為名復自別其派既化去後人世居僧録其尤能擴其教者曰故善世道堅古心古心之徒益盛其尤知名者曰今善世戒璇大章大章住隆福寺有年矣朝廷屢遣中貴人即其廬修佛事而勲戚卿士又多與之往還承奉應酬之勞殆無虚日章疏書札裁治精捷則又出其徒定徵手也徵喜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當其少暇閉户焚香筆墨左右矻矻不休久之成巨編則奉其師之命所修雨

菴宗譜也雨菴爲雪峯禪師别號其譜自雨菴而上泝焉爲總圖遠者畧也如族之有祖也自雨菴而下沿焉爲譜圖近者詳也如族之有父子兄弟也一展閲間上下數十世分合傳受粲然無遺譜成乞予序其首盖自諸宗既絶今所傳者同出於臨濟所不同者特有講與教而已門户判然又不可混大章師徒何慮而必爲此噫諸宗不同出於達磨乎其爲此者亦慮夫合而復分如所謂相訾者乎相訾而道復隱此譜之所以作也乎

抑又有說焉令祝髮受度出於雨菴者不可勝數其人散在四方久而不知有相視為塗人者其亦使考而同同而不散乎然則後人有能續而修之雖百世可考也而況今日哉是譜也自朝廷恩典至於詩文書札皆系而書其所題曰雨菴宗譜吾知此而已故特序之

伊氏重修族譜序

伊氏自沭陽從吳中歲久遂為著姓其居城西之通波坊吾幼猶及見其盛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

統初有曰侃字士剛者更擢甲科給事禁中一時賓客登其門者不絕未幾士剛卒而家遂落吾嘗疑伊氏何遽至此已而其族在南京者曰秉字德載再擢甲科為司寇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吾始信伊氏復有人也德載之高祖子文府君嘗修族譜上及七世而止至于今日殆餘百年族人益繁而散處益遠德載乃奉其尊人紹方之命推考諸派各為世次而重修焉其法以居吳中及遷臨濠者為姑蘇鳳陽派以遷兩京者為金陵金

臺派又以居南京而被旌表者為金陵旌表派派各有
圖而總列小傳于後紹方父子為此其亦有深意也乎
夫自國初倣漢從閭左之制謫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填
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
被謫發者蓋數倍於他郡久之惟無譜可考子孫漠然
不知其所從出子文伊氏始遷之祖也故為是懼而汲
汲焉創之幸而有若紹方父子之賢復汲汲焉續之於
是其族始合終分源委不紊覽之雖數世以前千里之

外若同居一堂之上昭穆以序親疎以明此豈非伊氏之幸哉抑是譜非得子文創之于前竊恐今日亦不知所從出然則後人有欲復修是譜者則紹方父子獨不為異日之子文哉紹方年老受封不忘本始數來吳中買田築室將復振起其族非特修譜而已德載為人廉謹有文重念鄉里之舊與予相好特甚間以考績至持其譜請序故書以還之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弘治三年監察御史陳君瑞卿奉命廵按山東憲節既至一道肅然自藩臬而下咸相戒奉法不敢怠忽君乃奬循吏除奸民至于平寃扶弱悉見奏疏及歲滿將代復建白六事曰重守令以固國本曰伸律例以飭武臣曰慎刑獄以全民命曰禁刁訟以厚人倫曰專委任以便稽考曰散儲蓄以濟缺乏凡數千言所以裨益治道者甚切上悉嘉納令所司施行士大夫皆曰陳君真識政體者即超遷而用之可也聞者謂然君初為御史三

年考最蒙恩進階及贈封其父母若妻制敕下頒光賁閭里諸僚友若今王大理邦鎮而下嘗請文為賀會予有史事且君有山東之行不果及是還朝其僚友復以為請予能已於言耶盖今之有言責者必曰御史故有所不知知無不言有所不言言無不盡此其職也古之所謂才御史者不外乎此夫論事易識事難事有本有末得其本則其末自舉而民惟邦本又本之大者也然民亦豈能自治必得守令治之則守令又民之本也雖

然守令豈夫人能為之哉今之制御史代還必察其人書而上于當道及三載述職當道者多據以黜陟之噫是法也唐虞之世必待九載而行者也當是時人才之盛固有所謂九德者矣亦有六德三德者焉有六德則是三德未備也有三德則是六德未備也人才之生其難如此必至於其德一不可取然後黜之亦必至於九載如鯀之績用弗成其明驗也而何後世之率易耶此君所以首及之必言取人之法而不以遂棄其人為言

蓋曰往者已無及亦惟謹之於始而已此所謂知政體者若夫禁刁訟一說尤切時弊蓋非特為小民言者所以還忠厚之風革浮薄之俗以助今日清明之治者其在於此乎陳氏之先為揚之高郵人以武功官太原者累世至君始業儒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去歲庚戌其子澍復繼之而陳氏遂以儒顯君初知嘉興武邑二縣廉明剛果多惠政可書及名為御史兩廵畿内輙著才名非特山東而已予忝與君同年相知實深故於賀禮之

舉也終不能已於言云

新安吳氏累世遺象序

新安多大族若吳氏其一也吳之先出泰伯以國為氏吳者固莫盛於吳而新安亦吳地其盛為宜有名常以世經字者見予於京師曰常之先出於吳而家于新安之南溪自有家以來譜牒具存若自宋運幹府君而下至吾先人斯榮處士凡九世則數世不遠畫象亦存常之兄弟恐其久而或失也裝為巨冊藏之又恐後人

之閲之者徒得其形似無以知其事行之畧復各為小傳于後惟其前未有序之者巳而出其族人雲南叅議文盛手書以示文盛予之同年蓋託以請序之說也夫畫象之作記禮者所不及昔之大儒所不取然予竊以為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故其親没而祭之也無所不思與其思之孰若取其象閲之宛然如見之乎夫此亦生而識其父者耳世固有幼失怙恃而不識者必問其形似于所識之人又孰若取其象閲之宛然如見之乎故

此雖不出於禮不取於人而無害於為孝亦可以為思成追遠之一助也今世經藏此與其兄弟及其羣從不獨見其一世上而三世又上而九世皆得見之能不慰其無窮之思也乎因書以酬其意俾與譜牒謹藏之勿失

周氏立後序

惟周之得氏久矣其先本出周平王子別封於汝以國為氏或以為赧王之後黜於民間因氏焉歷漢魏晉唐

以來子孫散處天下代有名人若吳中周氏尤多有自
鄮陵從宋南渡仕為拱衛司兵馬鈐轄使守嘉定者因
家于吳鈐轄生一子曰副尉某副尉生一子曰元平江
路醫學録子華學録生五子其長曰江陰醫學教授觀
光教授生四子其長曰平江路醫學正繼周學正生四
子其長曰國朝光澤縣儒學訓導瑾訓導生四子其長
曰太醫院醫士文威醫士生四子其長曰處士宗器處
士生二子其長曰封南京太醫院判菊處先生尚正菊

處生一子曰南京太醫院判庾庾字原已賢而有文用醫而仕顯於先世娶安人陳氏生一女繼安人顧氏皆無子盖自副尉至原已凡九世世為長房而原已獨鮮兄弟且以無子為憂初為御醫時其從父尚義以吉府良醫致仕與其二子良方同居京師良娶王氏生三子其季始周歳原已殊愛之曰吾無子此獨非吾子乎乃弘治己酉二月原已病卧官舍其子壻陳鍵自吳中往視顧謂之曰吾即不起必以良之子為後口授以書俾

謹識之不忘原巳既没鍵扶柩還以治命咨于蒴處與其配閭邱安人蒴處曰吾與尚義為同祖兄弟以其子之子為吾子後於昭穆實宜㑹族弟行人秉臣出使還朝乃以其事託焉尚義父子初未即從秉臣曰此禮也亦制也且原巳之意也其何可違竟從之秉臣遂即私第設醴祀告先世祀畢集族人及素與原巳厚者若予與今李祭酒世賢陳大理玉汝徐武選仲山王諭德濟之同飲因命其子曰繹盖取相續不絶之義酒半秉臣

起告予曰茲事繫吾周氏甚重既勞長者愛助敢請序以文使繹長而有知庶知所重以承宗祀濟世德至於永久予曰諾於是繹生六歲矣蒴處使家僮春來迎之曰吾夫婦既老幸及見吾孫也歲二月尚義之配丁孺人乃保抱之行而秉臣以前說申請予故書其事以歸周氏而必述世系於前者見原已為周氏宗子理不可絕絕而思繼之雖他人皆宜盡力况其同族如秉臣者乎蓋自後世風教不行有諱為人後而忘其所出者或

非所當後而強後之以利其所有者是皆紊禮背制取譏於世若繹當為人後而無所強於禮無紊也於制無背也於家法不廢於世系可明也君子必有取於斯也故序之

容溪詩集序

成化間稱才御史有貴溪姚君仲遠後僉陜西按察司事而没没之日家具蕭然所以遺其子者獨有書數百卷并所作詩數十篇而已盖君少好吟詠自舉進士京

師有金臺藁為御史時有柏臺藁出巡於外有行臺藁
及在陝西有外臺藁皆藏于家至是其子文灝會粹成
編總名之曰容溪詩集容溪者君所自號也間以刻本
相示而乞予序之君嘗巡吳中其廉介高亢予時頗知
之然不知君能詩也觀於此編既得詩人之體且其詞
氣嚴厲而憤世感事之意時復發見若利劍出匣鋒鋩
差差見之凛然不敢狎視正如其為人故曰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謂詩非心聲也哉顧君蚤世其為言止於此

而不及究其所至且其才不盡見於用而所傳者亦止於此知君者蓋深惜之君初游太學與故諭德劉景元善景元為人亦所謂廉介高亢者也故特相契合而敘君平生于墓石者甚詳今附于集後其亦詩之案予君有七子而文灝獨仕其字秀夫嘗試禮部予得其文奇之今以刑部主事調判常州益賢且文有光其家世者也

抱璞南歸詩序

左諭德四明楊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鄉解再試禮部不偶居都下日與四方名士講業號麗澤會期必取進士乃已衆亦推讓君以為惟立豈久在人後者及壬辰之試所得多麗澤之士而君顧復不偶衆皆愧焉餘不在榜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束裝即還於是社友以詩贈之者十四人聮為巨卷題曰抱璞南歸詩時欲求予序其首不果後六年戊戌禮部及廷試君竟在高等遂入翰林轉春坊文行

老成與其兄故文懿公頡頏館閣間而予獲與相好甚
慰久而益篤君間出詩卷示予道疇昔之意予不能違
也竊惟世之人與其等輩小有得失以為形蹟不同往
往失其初好其死生貴賤交情反覆非特如翟公署其
門者至於場屋爭名之地殆有甚焉得者自以為足而
生驕矜之心失者自以不足而出忌疾之語風俗淺薄
使人感傷覿于此卷投贈諄切至于累篇豈特見諸君
之賢得免乎議而君受而藏之若護奇物則君之賢不

尤見乎然則所謂麗澤者獨在於文藝之間乎自壬辰至今二十三年十四人者存没顯晦已不能同乃疏其名字官邑使楊氏子孫他日有所考以敦世契云任彦常吉甫南京人福建僉事致仕藺顯齊道新喻人終進士張祥思履吉水人終南寧知府周軫公載莆田人令山東鹽運使潘璋栗夫金華人終陝西副使李孟暘時雍睢州人令廣西布政使楊榮時秀餘姚人終工部員外郎達毅士弘丹徒人終南京刑部郎中司馬堊通伯

山陰人福建副使邵賢用之宜興人今雲南僉事陳洵
匯之錢塘人終曹州知州劉傅師正嘉定人終泉州知
府徐洪公溥蕭山人終刑部員外郎白鉞秉德南宮人
今翰林編修弘治癸丑六月丁亥序

贈進士秦君序

弘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寛聞先太宜人之喪將歸守制
上念寛為春宮舊學之臣特敕有司治葬以榮其親事
下工部於是尚書劉公等遵奉惟謹而擇其屬往督之

得臨海秦君從簡蓋從簡以省元初登進士第觀政部
中士大夫皆曰秦君賢士此行必有可觀者及至吳以
部符下府知府史俁等遵奉益謹乃吳城西二十里南
橫山之麓先塋在焉太宜人當祔葬于是遂即其地以
八年四月八日興工則木石既具工役畢集君躬督其
事調度有法人不知勞凡所搆造無不如制工成一旦
山水秀發林墟改觀恩光赫然下賁泉壤啓殯之日觀
者萬計蓋朝廷優卹之典而君調度之功有不可誣者

君為人既有才幹而清謹謙約執禮如諸生吳中士大夫稱其賢者益多而歎伏之以為不可及皆曰君之來也承上恩旨其事固重然特小試其才耳自茲還朝任用之地無不宜者相率為詩以贈而禮部主事楊君君謙既序其首矣斬然衰絰之人非惟不當言亦不必言也顧朝廷之恩不敢忽而君之勞不敢忘故敢以不文之言卒犯非禮之議亦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也

吳中人物之盛在漢唐以前遠矣自宋以來其人歷歷可數若其冢墓所在過者猶能指而道之其銘誌埋沒土中者固不可見至顯刻於外者多斷裂磨滅不可覽誦雖近世猶然况百年之上而益遠者乎是以鄉邦後學欲尚論前輩者茫無所據嘗竊病焉夫人之德學功業務盡其所當為者固不汲汲為傳遠之名然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則必期其傳而至於埋沒斷裂使其人德學功業晦而不章且并其出處生卒亦不可考是不獨

其子孫之恨而已幸其搨本或抄録之副藏於人家者
猶可搜訪一二於是鄉貢進士都君元敬得數十篇將
刻之曰託於石者有時而亡惟刻於木而摹印焉庶可
久也蓋凡其文見於學士大夫集中而行於世者皆不
在故題曰吳冢遺文而請於予曰願有序也故書之

樵樂存藁序

湖州自昔稱山水清遠人之產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
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豈所謂清遠者亦有所助乎

蓋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為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之者他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

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盖自青霞處士以詩鳴于國初令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兄遺芳既仕于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輙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間雅皆可諷誦顧其平生為詩頗多藁率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既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盖五十年于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瓊與其弟珍琉等謀刻諸木期與所謂林霏者並行於世扁舟入吳奉以請序惟

隱君之葬揚文定公實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末獨謂其望弁山盻霅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熙然自得人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為知言予故取而書之隱君諱疇遺夫字也以號樵樂故題其集曰樵樂存藁自隱君既没山水如故而子孫益繁隱顯雖異皆能為詩蓋有所受也亦有所助也此吴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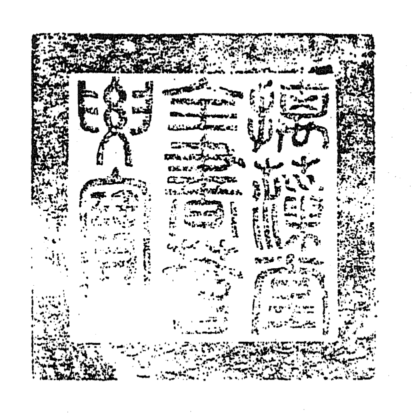
公餘韻語序

士大夫以政事為職者率早作入朝奏對畢或特有事

則聚議于庭退即諸署率其屬以治公務胥吏左右持
章疏抱簿書以次進雖寒暑風雨不爽當其紛冗往往
不知佳晨令節之已過也盖勤於政事如此又何暇於
文詞之習哉予自翰林承乏吏部以舊習未忘欲復事
此而興致索然執筆輙廢或終日不能成章每以自笑
他日同官鄆城侶公示予一巨帙題曰公餘韻語則皆
士大夫投贈之作而以政事為職者居多豈諸公之優
於其職能肆其餘力以及此耶抑亦公之雅嗜吟詠尤

篤於交游而能致此也覽之復以自愧夫詩以言志志之所至必形於言古人於此未有弃之者故雖衰周之人從役于外而詩猶可誦况生於今之盛世者乎盖退公宣其抑鬱寫其勤苦達其志之所至亦人情之然者至于紀朝廷宴賜之盛儀志國家祀戎之大事燦然卷中亦無不備後有讀之者信其為治世之音也公俾序其首敢忘其蹇陋為強書之

家藏集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謄録舉人臣郭履元